

一班冗員的生活

一

『O先生！八點鐘了！今天不上學麼？』他平時每天早晨七點半鐘就起床的，今天過了時刻，還不見他起來，房主人怕他貪睡點誤了上課時刻，特跑上樓喚醒他。

他給房主人叫醒了，老大的一個不願意，像在辦一樁很要緊的事給房主這一叫，弄失敗了似的。他在被窩裏發出一種很難聽，很不樂意的音調，

『讓我睡罷，今天十點鐘才有課上！』

O不住包辦伙食的館子，因為近來各處館子的房錢伙食都漲了價。房子是按席數算租錢的（日本每張土席約長四尺寬二尺。）每張

席子要三塊錢租錢，普通學生住的是四張半席數的房子，要十四塊多錢。伙食至便宜的每個月也要二十四五塊。若住館子，這每月幾十圓的官費祇夠開館賬，學校的學費和書籍文房用品便無從出。所以C在貧民窟裏租了一間四張半席的房子，每月租錢祇要六塊，不包伙食。C的午飯和晚飯跑到一家飯店裏去吃，每月祇要十三塊錢。

他早晨一頓，如何的過去呢？他有簡便方法，他每天早上祇吃八個銅板半磅的英國式麵包和兩盅開水，一個月要不到三塊錢，合算起來，每月的支出超不過二十二塊，比住館子，便宜得多了。

C在經濟上的經驗，愈久愈進步，前個月他發見了每天可以再省省個銅子的方法。什麼方法呢？他再不買八個銅子半磅的英國式麵包了，他祇買兩顆法國式麵包。法國式麵包的價錢，不是按重量

算計的，是照顆數計算的，一顆要三個銅板。C是個除讀書，節儉以外不知一切世故的癡漢！他祇曉得兩顆法國式麵包的容積比半磅英國式麵包的容積大，並且價錢便宜，所以他改吃法國式麵包了。他並不知道法國式麵包的分子構造沒有英國式麵包的那嗎緻密。英國式麵包密度要比法國式麵包的密度大。

過了幾禮拜，C又發見了可以加省三個銅板的方法。C自吃法國式麵包以來，覺得吃一顆和吃兩顆，肚子裏所受的影響，沒有大差別；所以他近來祇吃一顆了。他的友人也常笑他，他便說什麼廢止朝食於衛生有益的話來抵制。

C給房主人叫醒了後，再睡不着，在被窩裏翻來覆去。肚子裏咕嚕的响了一陣，他才覺得有點兒餓。他恨恨的翻身起來，把被蓋胡亂捲起，向壁櫥裏面一捧，飛跑下樓，亂忙忙的抹了臉，漱了口；

把用過了幾年，又爛又黑的書袋子掛在肩膀上，出門向學校去。他在途中還恨恨的罵他的房主人不該這樣早叫醒了他，因為他又發見一種省錢的方法，就是遇學校的先生請假，早上八點鐘起沒有功課那一天，他就多睡半點鐘，連那顆法國式麵包都省下來，準備早上在飯店裏多吃他半碗飯。房主不明白他的苦衷，今天一早把他叫醒了，把他的計劃弄失敗了，他那得不恨！他肚子裏實在空得利害，他知道今天的三個銅子省不成功了。

學校的學費，教科書，衣服，鞋襪，文房用品，剪髮，洗澡，新聞，郵費，交際會費，每個月的支出實在不少，祇靠這幾十塊錢的官費去分配，怪不得C考究出道許多省錢的方法來。不單是C，和C同境遇的都一樣。

○在教室裏，沒有留心先生教些什麼。他祇呆呆的想，今天除了學校制服的銅釦子，和一枝鋼筆之外，他手中身上再沒有金屬品；不單今天課後，想洗澡沒得洗澡錢，連明天買麵包的三個銅子還沒有籌到手。因為經濟問題弄得他上課全是形式的，沒有半點心得；他祇機械的像打字機一樣，把教授的講義一字一句都抄下來。他是來日本長期的參觀學校，他祇旁觀同級的，日本學生活潑潑地求學。

他在飯店裏吃了午飯，他還只管坐在食卓前，不想到學校去。他像有什麼事在這飯店裏沒有辦完。他不時注意那幾個同食體的，和他的境遇一樣的留學生吃完了飯沒有，若有人留神望他的臉，就能夠看見他的臉發赤。

「痛快！痛快！廚房！再替我暖一盞酒來！」一個天真爛漫的，

比他年輕的學生坐在他對面，一盤炒肚尖放在他面前，快要空了，他手裏的玻璃盅也比洗過了的還要乾淨。

店主人是個寡婦，快到五十歲了。她未成寡婦之前是個神戶古屋間來來往往的流娼，後來從良嫁給一位守門狗——每日穿件黑衣，拖把短劍，在一個衙署門首站崗的守門狗。前年丈夫死了，她領了些恩俸跑到東京來尋生意做。她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見留學生的生容易做，便找了一位中國廚房，在住留學生最多的日區內開了一間館子兼飯店。一間小店鋪，樓上住了幾個學生，樓下的店面排了兩張檯，替附近住的留學生包辦伙食，也買些簡單的中國菜。幾十個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也加進了去。

在C對面坐的年輕學生姓章，是個運動大家——在大學運動會，擲圓盤得過最高點的運動家——，體魄很強，食慾也大，尋常的飯

菜，不夠他做燃料。今天天氣有點寒，他加吃了兩盅酒。

『有棄人之食，而：：』坐在O旁邊的K君向着章君笑。章君不理，只管吃他的酒。K君見章君不理他，便翻轉頭來，縫着眼睛向O『哧！哧！哧！嘻嘻——』的笑，他的兩列似青非青，似黃非黃的很長的牙齒縫裏塞着幾片青菜葉的碎屑。O因為經濟問題，在搜索苦腸，那裏還有工夫說笑。

『到植物園去走走麼？』K覺得沒意思，再向O敷衍一句，他站起來了。

『：：：』O祇搖搖頭。K一個人出去了。

『你下午還要到學校去？』章君看見K去了，才問O。

『我就要去了。』O也站了起來。

『快到一點了！你還不去？你沒帶錢麼？』

『保存在倉庫裏！』C不覺笑了。

『你的也託了他保管麼？痛快！痛快！哈！哈！哈！』章君望着C大笑了一陣。

C豈不得K快點兒去，好向飯店的主婦辦個小借款的交涉。C歡喜極了，店主婦竟答應借五角錢給他，等到月底和伙食費一同結算。他有了五角錢在身上，下午在學校裏居然聽見教授說：

『你們要把Pargonia和Palagonie的區別記清楚。』

『記不清楚，不要緊。』一位愛淘氣的學生大聲的說。

『爲什麼？』先生像要惱了。

『到那時候再來問先生不可以麼？』學生笑着說得全堂笑了。

他下了課，順路去訪一位姓彭的友人。姓彭的是和他同一個中學出身的，現在進早稻田的政治經濟科。彭君恰好在家，讓他上樓拿張

幫子給他坐下。

『老C！你昨晚上來就好了！我昨晚上請了客呢！不是別人，就是館主人一家。我祇花了四五塊錢，他們吃得嗚呼哀哉！威士忌一瓶！牛肉斤半！豬肉兩斤！弄火鍋吃！還添了幾合正宗（日本酒名）和兩大盤生魚片。真的吃不了，你來了就好了！』

『豈有此理！對我說這些話，不失禮麼？彼此雖熟，沒有客氣，但說話也總得留心些。』C心裏這嗎想，沒有說出來。

後來C問彭君寓裏的主婦，她說彭先生那晚上買了兩合正宗和兩角錢的燒山芋請她們吃是真的。還害了她的十多歲的小孩子跑去買燒山芋，跑出了一身汗。

三

C由彭君那邊回到家裏，快要四點半鐘了。他把爛書袋放下，

忙跑去澡堂裏，洗他半個多月的積垢。C是很喜歡洗澡的，因為每月的官費青黃不接，所以近來澡也少洗了。洗了澡回來懶懶的倒在席上，他想他的五角錢既去了十分之一了，要把要緊的物品先買回來。鑛物學的先生的講義走得像汽車一樣快，連記用抄本還差三四頁就要完了，非買一冊不行，但最便宜的也要三角錢，買了之後就所剩無幾了。官費作算靠得住，也還要十多天才得領，這十天內怎麼辦呢？他的獅子商標的紅色牙粉前星期就用完了，他幾天不用牙粉了。到月底領到官費非多買一二包放在那邊不行。

到了六點半鐘，他還是到飯店裏去吃飯。在飯店裏他聽見一個好消息，說今天下午官費生借青年會做會場，開了一個要求增加官費的大會，已舉定了代表，要代表回北京去向教育部直接交涉。

因為要求增加官費不知上少多了票子，打了多少電報，教育部

一個不理。官費生沒有不請教育部。天良的。但是聽說教育部也是每月自己籌款，才能維持現狀，那裏管得留學生許多。

C吃了晚飯，暫不回寓，在一條最鬧熱的街道上慢慢走着看擺夜攤的。走來走去的留學生都很神經興奮似的，像給夏天的烈日曬熱了的池塘裏的一羣魚一樣。

C在電車線路終點遇見了同教室的W君，他是那一省的官費生代表。他像很忙，他說的話C還沒聽清楚，他就急急的跑了。C因為遇見W君更想起前兩星期說的話，心想國家的底子早失掉了，官地加薪快快的補一補也罷。

W前兩星期對說C的也是關於增加官費的話。W那班的主任教授是王博士——對着中國人便拿高帽子出來，背過臉去便把中國人說得卑鄙狗賤的王博士。前兩星期也在青年會開了官費生大會，決

議要求增加官費。開會的理由和會場的情形第二天就在各新聞上用大大的字登出來了。那時候W君跟着Y博士到日本中部山中爲調查旅行去了。Y博士在旅途中看了新聞，便問「你們留學生每天不讀書，去讀什麼詩？」W君告訴他開始是什麼。博士又問「你們一個月到底領多少官費？」W君又告訴他。博士後來歎了一口氣說「我們日本的鄉下人送他的子弟來東京進中學，每月也不止給這幾十塊錢。你們的政府當初是不是以求學的目的派你們來日本的麼？我以前叫你買那幾部叢書是沒有買了，是嗎？那又難怪你們鬧了。」

「政府當我們是種冗員，早就想把我們裁汰。」W君想說出來，又中止了，C也覺得中國政府太無勇氣，不敢叫官費生回去。叫了回去，也可以多養幾營軍隊擁護自己的勢力。

C還有一件很粗心的事，他是南省的官費生。南省教育由北方

請了一位很時髦的教育家去辦。這個時髦教育家，頭腦是很明晰的，他一定不會批准增加官費給學生。何以呢？因為南方是反對北方政府的，教育部的批准，南省當然可以不照行，這個淺顯的道理，時髦教育家那有不曉得的。C忙跑去問本省的管理員，管理員所說的果然和C所豫料的一致。

學校章程定有實習的必修科，到了冬假春假或暑假要利用假期去實習。從前教育部也定有實習費章程，近來說要節省糜費，把實習費取消了。到了冬假C就要去實習，他預先去了一個菓子向時髦教育家請旅費，他相信時髦教育家一定不會打起官話來拒絕他。假期到了，他到管理員那邊去，看山時髦教育家那邊批回來的批詞却是『前據教育部：『該生所請應毋庸議。』的一篇官話！C在『新青年』裏面，讀了許多時髦教育家的言論，他是很佩服時髦教育家的；

他不知道時髦教育家的言行不一致！O想批的時候，時髦教育家沒把外國學校規則查一查麼？沒有仔細想想該用官樣文章去敷衍了事麼？O從前像一班無定見的青年帶着灰色眼鏡去看那位時髦教育家，現在他用X光線去檢查他了。

四

O蹣蹣跚跚在街道上走了半點多鐘，覺着有點兒寒，便由近道回到寓裏來。坐在門首除鞋，還沒上去，館主人便出來說有客在樓上等着。

「言君麼？來了多久？」O認得是同鄉的言君。

「來還不到十五分鐘。聽館主人說，O君吃飯去了，不久就要回來，所以我就上來了。很對不起。」言君是個非常誠懇的紳士，所以說話也和做文章一樣，有前提，有結論，起承轉折，很能得中。

言君有點年紀了，他早在明治大學畢了業。畢業後就有人請他回國去幫辦政事，但言君立的宗旨很定，不願隨波逐流，不爲五斗米折腰，所以他還留在日本研究。言君有點關名士派，不很諳究外觀，他那個大學制帽的四角帽黑色變成黃色了，取下來放在檯上，會軟成一堆，全沒有一頂制帽的體裁。制服上五個銅釦子，祇剩下三個，襟口和袖口早爛了幾塊，像給鼠兒咬爛了。制服原來是黑色，言君不知穿了多少年數了，他在太陽下走過時，那制服竟映成紅色。他的洋褲的正門上幾個釦子，也像不是全數了，裏面穿的中國褲子半白不白，半黃不黃的露出來。他在家裏絕對不用日本服，他穿中國長衫和短褂子，還巴上一個肚兜。他穿的中國褲筒有水桶那嗎大。制服上一條白色硬領兒早給油垢塗黑了。

言君的日文很可以，但不很會說日本話。他身邊常帶着一本

日記簿和一枝紅鉛筆，坐電車，問路都用筆談。有這種種種緣故，他不情願住日本人的家裏或館子，他在一個中國商人的樓上租了一間許多蛛網和煤烟的房子。

言君是來徵求C對於恢復救國日報的意見。

『國早亡了，還趕得上救麼？』C比言君歲數小，但意志却比言君頹唐。

『不是這樣說的，國家還有一秒鐘工夫的命，我們都有救國的義務。：：：現在東京的團員裏面祇有Y君，S君和你。：：我還是望你出來號召一下，比較沒有黨派的色彩。現在中國：：：祇怕無人，不怕無錢。：：外可以懾：：內可以收：：』言君正襟危坐，在C面前演了一場說，結局給他感動了，降服了他了。

『那麼我們就在下星期六先在青年會先開一個預備會！這回非

C君出來不行。」富君臨別時再三的叮囑要O到會。O送了富君去後，覺得自己的知己要首推言君。

C回到案前坐下，貼屁股的蒲團還沒有暖，館主人又上來說有客。跟着館主人上來的客戴一頂帽胸上纏有兩條白帶的制帽，身上披一件黑斗篷，是學生間最流行的一種防寒具。原來是L君。L君說明天是學校三十幾週年的紀念日，放假一天，所以跑來談談。

『今，今，今今晚上沒沒沒有出去麼？』L君有一個奇癖，他說話是重重疊疊的。他還有一個怪癖；是怕人知道他有錢要向他借。和他同走路，他一定說想買些什麼用品，說後便把荷包取出來，一面開一面便說：

『錢，錢錢不夠了，改改改改天再買，買罷。』但他的同學都說他身上有兩個荷包。聽說L君的長男在中國內地中學快要畢業，